

风雪侵衣见高洁

■孙现富



1936年寒冬,夜幕降临,祁连山的风雪,又紧了几分。

细碎的冰碴子混着雪粒,抽打在衣衫襁褓的红西路军将士脸上。山谷中,官兵们相互依偎着,坐在冰冷的雪地上,浑身打颤。已有身孕的女红军杨文局嘴唇发紫,面色苍白。她的丈夫、红西路军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有同志不解,郑义斋是部长,为啥守着军需被装,还要让妻子受冻?也有同志劝说,不为大人着想,也应该考虑一下肚子里的孩子,这时破一次例,大家不会有什么意见。

郑义斋却摇摇头说:“这个时候,战士们都在流血牺牲,大家都需要棉衣,我怎么能把有限的棉衣给自己的老婆,我有什么理由搞特殊!”夜越来越深,风越吹越冷,看着冻得瑟瑟发抖的妻子,郑义斋脱下自己的旧大衣,披在了杨文局身上。

这件旧大衣伴随郑义斋很多年,从鄂豫皖穿到川陕甘,再到河西走廊,白天当衣服穿,晚上当被子用,不知道打了多少补丁,就是不舍得换。旧大衣难御骨寒,杨文局心里却是暖暖的。她了解郑义斋,作为部队粮

食采购、军需被装保障工作的负责人,他历来公私分明,不谋私利,不搞特权。

这份刻入骨髓的自律,从来不是一时克制,而是一以贯之的坚守。1934年,郑义斋和杨文局举行婚礼。婚礼前,警卫员见郑义斋还穿着旧衣服,就到军需科替他领了一套新衣服,没想到被郑义斋狠狠批评了一顿。在他看来,军装是公家财产,不能私自动用,更不能随便多领。他们虽然守着被装仓库,守着军需物资,但这都是受党的委托,不能搞近水楼台先得月。就连杨文局想买一件紫红色衬衣,也被郑义斋劝阻了。

婚礼上,郑义斋还是穿着那套已经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在灯光的映照下,军帽上的红五星更加鲜艳。

革命征程,路途不同,故事却惊人的相似。

1935年6月,夹金山狂风呼啸、大雪纷飞,红军队伍艰难地行进在半山腰。突然,队伍的步伐慢了下来,警卫员过来报告:有人冻死了!

指挥员快步走上前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位老同志倚靠着干枯的树干,浑身落满积雪,单薄的衣服早已和身体贴在一起。“他的棉衣呢,怎么没穿棉衣!”指挥员怒吼道,“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

见久久没人回答,指挥员还想发

火。这时,人群中传来微弱的声音:“他就是军需处长。”指挥员愣住了,眼角顿时噙满泪花。他缓缓举起右手,向这位与风雪融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继续踏上风雪征程,这名指挥员坚信: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很多年后,一位红军老战士感慨地说:“长征途中,管做饭的饿死了,管衣服的冻死了,有力气的累死了,这就是红军的爱友精神。”

2018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主席深刻指出:“觉悟看似无形,关键时就会显现出强大力量。我们党就是靠着千千万万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先进分子无私奉献,才赢得了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斗争。”

两件寒衣,破旧、单薄,却温暖人心,因为共产党人而忘私的纯粹、先人后己的精神,密密缝进了每一针每一线。它们见证着这支革命队伍的政治觉悟。

新的长征路上,依然还有风雪,还有关隘。党员干部常常感悟那寒衣里的“温度”,自觉锤炼党性、提高觉悟,就能在公与私、义与利、是与非、正与邪、苦与乐等问题面前,心明眼亮,找到行为的准星和前行的方向。

“十五五”,中国制造业这样争“先”

